

我的诗生活
臧克家



我 的 詩 生 活

著 家 克 敏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5898B



社 版 出 書

(S)版四月一年六十三

我的詩生活

著者 臧克家

發行者 讀書出版社

上海北四川路北仁智里一五五號
重慶民生路七三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每冊國幣 元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本書內容

- 一 詩的根芽……………一
- 二 新詩的領路人……………八
- 三 感情的野馬……………一八
- 四 生活就是一篇偉大的詩……………二八
- 五 我找到了自己的詩……………三七
- 六 我向一羣孩子學習……………五〇
- 七 我在民族革命的戰場上歌唱……………六四

——我寫不出：叫人家咬碎牙齒去咀嚼的
理論；我只能寫出這樣一篇故事，告訴我
怎樣學習寫作，怎樣學習生活。——

一 詩的根芽

如果說，遺傳對於一個人的氣質，性情，天才有着重大的關係的話不是妄誕；如果童年環境的氣氛對於一個人的事業與愛好有着幾乎是決定的關係是事實，那麼，我將把我學詩的故事在這上面扎根了。

我的父親是一個神經質的人。他，仁慈，多感，熱烈，感情同他的身軀一樣的纖弱。他在每個人眼裏都是良善可親，不論親疏都對他好，就像他對每個人都好一樣。他是一個公子，一個革命者，一個到處在女人身上亂拋熱情的人。結果，女人把他的身體盜成了空洞，革命使他打一柄傘跳下城牆跌得吐血——一直在病榻上側着身子（連轉動的力量也沒有了）躺了三年，任病魔的小手一扣一扣的扼死了他。他喜歡詩，他的氣質，情感，天才和詩最接近。我常常用悲慘的耳朵聽他在一年四季不透風絲的病房的坑上，用抖顫的幾乎細得無聲的感傷的調子，吟他同我一位叔叔唱和的詩句。也許是太興奮了，也許是過去的影子使他暗傷，也許是太勞累了的緣故，詩還沒讀完，蒼白的臉上便泛起紅色，咳嗽一陣，接着一條一條血絲隨着三口一口的白沫從口裏拉了出

來。

「霞光劍影」，這是他們唱和的集子，一個叫「紅榴館主人」，另一個則是「雙清居士」。祖父和父親正相反，板着鐵臉，終天不說一句話，說一句話像釘子打進木頭裏去一樣。沒有一個人不怕他，躲他。但，他也特別好詩，白香山，他最喜歡。有時，在鴉片烟燈底下，他忽然放開心頭的鐵閘，用湍流的熱情，洪亮的高聲，朗誦起「長恨歌」來，接着又是「琵琶行」。他的聲音使我莫名其妙的感動，不是他的聲音，是他詩的熱情燃燒了我的一顆小小的心。這時候，他簡直變成了另一個人。他教著我同一位比我年長兩歲的族叔一起讀書，讀詩。「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的相思情，「居高聲自遠，非是借秋風」的吟蟬詩，在當時只學着哼一個調子，今日回味起來，却無限深情與感慨了。

他有時也用詩同我談話。記得有一次爲了一個鄉村的姑娘我痛苦得幾乎不能活下去！祖父知道了這回事，可是他却不說破它。當我走到他的屋子裏去時，他拉開抽屜取出一片紙片子來遞給了我，上面寫着這樣的詩句：「青蠶棲綠葉，起眠總相宜，一任情絲吐，却忘自縛時！」他把這經驗的結晶，苦痛之餘的懺悔的詩句送給剛剛撲上情網的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

我，就是父親的一幀小型的肖像。我是他生命的枯枝上開出來的一朵花。他給了我一個詩的

生命。那時節，我還不够了解詩，但環境裏的詩的氣氛却鼓盪了我蒙昧的心。

我的庶祖母是一個多才巧嘴的人，她沒有能够好好受過教育，但她却那樣富於文藝天才。她就等於我的媒母，照看我，陪我玩，常常說「聊齋」「水滸」「封神榜」「西遊記」給我聽。在燈前月下，她高了興或我高了興，（也許是寂寞不過了）逼着她，便有很多富於詩意的故事從她巧妙的口裏吐出來。往往是仙女同凡人戀愛的故事，而最後，是一個悲慘的結局。它，常引出我的眼淚和幻想，像在心上打一個血的印記一樣，一生也不能磨滅。

還有幾個農人，特別是六機匠，我必須提到他。雖然他不認識一個字，然而我得承認他是一個「天才」，他對我文藝興趣（多半是詩的）的培植，擦撥，啓發，是盡了最大的功勞的。說他是我的蒙師，也算不得誇大。雖然，認真的這麼說出口來會成爲笑話。

六機匠，是我家的佃戶，也是我家的一房遠房親戚，光桿一條，屋子裏一張織布機，一張鋤。他的房子，就是我的家——靈魂的家。兩間小土房裏的那一團空氣，吸引着每一個人，像一塊磁石吸引着鐵屑一樣。形形色色的「閒人」，帶着不同的情趣走進他的門來，爬上他的炕頭。談故事，說笑話，嬉謔譁調，逞才鬥技，神色、聲音、手勢、叫情感連繫在一起，說的人，繪形繪聲色舞眉飛，聽的人也到了忘形的地步。這時候，屋子裏烟雲縹緲，空氣活潑得像開了凍的春水

。而六機匠，更是一個出衆的故事聖手。他的記憶力強，描繪的手腕高，能把一個故事的情節，誇張的、形象的、詩意的、活枝鮮葉的送到你的眼前來，好像展開一幅圖畫。他的材料是掘不盡的寶藏，而且花樣常常的翻新。趕一次「集」回來，他便會把從說大鼓的口裏聽來的故事（每次趕集，他總不吝惜這幾個銅板的花費）增葉添枝的更生動更好聽的說給你，有時，一個英雄的金鏢投到半空去，半個月不叫它落下來，叫聽的人留一個想頭，心總是念着它。他說故事往往用韻語和腔調唱出來，伴同着表演的神態和姿勢。他是用熱情用靈魂的口來說這故事以安慰自己和別人。故事，就是他的創作，詩的創作，聽的人，被他領到一個詩的世界裏去。

有時，他一面腳踏着「機」板，手拋着梭，口說着故事，眼睛在左右的跳動。彷彿聽人朗誦一篇敘事詩一樣，機聲就是它最美麗的節奏。有多少個小庭院開着白葫蘆花的黃昏，有多少秋日苦雨的燈下，有多少風雪撲窗的熱炕頭上，有多少春天的好日子，（在醇酒一樣的豔陽下隨着他到綠色的郊原上去），聽他的故事——他的心聲，他的詩。在他的屋子裏，我認識了許多靈魂，在他的屋子裏我得到了盎洋的詩趣，在他的屋裏我洗白了自己的心。

六機匠，他把詩的苗子插在了我心的田地上。

我的村子像平原大海裏的一尊小孤島，岸然的，倔強的，孤僻的站立着。從它懷抱裏生長出

來的人，也同它的個性一樣。曾祖父祖父一行都戴過「大清皇帝」的「頂子」，有一顆還是「紅」的，然而爲了不願在不合理的強權之下低頭，爲了與生俱來的「傲上」的性子和正義感所驅使，寧願叫皇帝的朱砂筆把全家的功名一下子勾到底。七十歲的老頭子們剪去了蒼白的小辮在縣城上插起了革命的大旗！

「你說『縣知事』是什麼人？『縣知事』就是人民的公僕！」

這是曾祖父給我這個小孩子的庭訓。他們的這不撓不屈的精神，和愛窮人，抗強權的肝胆，給我以很深的印象。後來，我在破書堆裏發現了他們革命失敗後的流亡日記，（戴着「假辮子」逃到深山裏去，親朋們望着他們像望着一顆炸彈！）使我感動之後，加劇了對於反動政權的痛恨！

正義的旗子豎立在我的心頭上。

我生在鄉村裏，我愛鄉村像愛我的母親。我愛門前的「馬耳山」，（這個神秘的詩的影像，我不止一次的把它寫進我的詩篇）我愛兒時垂釣過的「西河」，我愛隨着季候變換着情調的惹人喜愛的原野，我愛大自然愛得要死，她給予我的太多，她在我的眼底心上，太美，太可親，太富麗了。我的靈魂擁抱着她和她溶爲一體了。

我愛鄉村，因為我生在鄉村，長在鄉村；我愛泥土，因為我就是一個泥土的人。

我和窮孩子一道玩，我們和窮人之間，沒有一條界線。他們窮得可憐，沒有田地，沒有房子，有的是一條「農奴」的身子。我曾在一本詩裏形容他們嚴冬的可憐象：「一條破單袴灌飽了風，像挑起了一個不亮的燈籠」；他們窮到什麼地步？窮到：「上吊找不到一條繩子」！

在泥裏土裏風裏雨裏，作為野孩子隊伍裏的一員，我十四歲以前幾乎沒有離開過鄉村一步。這對於我有什麼影響呢？這影響可太大了！童年的一段鄉村生活，使我認識了人間的窮愁，疾苦，和貧富的懸殊。同時，純樸，嚴肅，刻苦，良善……我的脈管裏流入了農民的血。

這一些，你可以在我的詩的內容上，形式上，在整個的風格上找到佐證——那麼鮮明耀眼的。看見過嗎？我在多少枝筆下，成了「農民詩人」了。（我多麼高興接受這一頂冠冕！）

我的童年，正當皇帝的寶座動搖的時期，正當封建社會崩潰的時期，正當新與舊，革命與反動交替鬥爭的時期。我看到了舊的尾巴，也看到了光明的曙光。

我們的大家庭也同舊時代一樣，我所能趕得上的只是榮華「高照」的殘燒了，時日的逝水很快的便把它淹死。童年過去了，像一個夢。夢醒了，回頭再去找夢中人。十幾位排着號數親熱的稱道的，連着臂膀日夜拆不開羣的，花一樣的，鳥兒一樣的小姑姑小叔叔們，有的牽着我的心嫁

出了，作了孩子的母親了，死了。小叔叔們，窮伙伴們，死亡，分離，每個人都有個可悲的命運。父親死了，祖母死了，曾祖父母死了，而且，都是死得那麼悲慘。我從童年的夢裏醒來，正眼一看人生，呵，人生是這樣變幻，慘痛，生活是這麼折磨着人呵。

「這一些離題不是太遠了一點嗎？」

不，一點也不遠！學習不就是技巧的磨鍊，應該是鑽進人生的深海裏去！技巧不過是詩的外衣，而生活才是他的骨肉哩。

二 新詩的領路人

我第一次寫新詩的時候，還不清楚什麼是新詩。技巧、形式、主題連這些名詞都很陌生，不必說它們的含義了。寫，是爲了好玩，爲了受一位如果說是族叔不如說是朋友的「一石」（他的筆名）的慫恿和鼓舞。今天我可以這麼說，我不遇見他，也許一輩子「遇」不見新詩。他是一個怪人，一個瘋人，一個詩人。他寫了十年的詩，然而十年的心血却是一張白紙！他在北平讀書的時節，辛辛苦勞的把吃飯的錢硬省下來印書，自己寧肯叫肚皮挨餓，這樣，他快樂，他安慰。抱着詩集抱着一顆求賞識的忐忑的心去請教胡適先生，胡先生順手翻開詩本子，眼睛恰巧落到一首叫做「夜過女子師大」的小詩上。「想那些異性的同胞們，都已朦朧入睡了。」胡先生吟詠着這兩個句子笑着問他：「人家睡了，關你什麼事？」聽了這兩句話，他便抱着詩本子，抱着一懷冰，回到了自己破爛的小公寓，頹然的倒在牀上，牀呻吟了一聲，他也長噓了一口氣。後來，他又出了第二本，第三本。他寄魯迅先生求教，得到的批評是：「太質白，致將詩味掩沒。」這個回信他一直保存着，我看過。他抱着鐵的信心到處求知己，他又把集子連上信寄給梁實秋先生了，

梁先生的回信中有這樣的句子：「先生之詩，既違中國詩人溫柔敦厚之旨，復乏西洋詩人藝術刻劃之功：……。」這一些信都不能使他灰心，他還擊了他們。他說他們有派別的成見，每個人都戴着有色的眼鏡。他「封」自己爲中國一等詩人，和徐志摩，聞一多，郭沫若……并肩而立毫無愧色。他還不滿足于此，他更想衝破國界，爬上世界的詩壇。他說，他有一個獨特的風格：用土語白描。在當時，有背于詩壇的風氣，如果拿到現在來，也許被大家驚嘆爲新風格與民間氣息呢。誰叫他早寫了十五年？

沒有當年的他，就沒有今天的我。他對我沒吝嗇過鼓勵，慫恿，甚至於改正，指導。如果在介紹這位詩的培植人膩友又是畏友的「一石」太吝惜了我的筆墨，讀者會責備我的吧。

「我從城裏回來，

迎面碰着小弟弟

從牛棚裏出來，

面目枯黑。

走進內房，

看見父親在那裏噴雲吐霧（註：吸鴉片。）

剝削我們一家人！……」

這篇詩傳誦在太人的口裏，孩子們的口裏，是作爲笑話流傳着的，他成爲衆人眼中口中的「四癲」！孩子們都把他的詩背得爛熟，按着滑稽的腔調，做着鬼臉，唱它，好似小丑唱着令人捧腹的台詞，有時把詩句折成歇後語，做成笑料。

他走到街上，常有一隊小孩子追着他，甚至於扯住他的衣角笑着喊：「四癲，四癲，發瘋，發瘋！」（他的詩句）他也不惱，笑着臉子一回頭，孩子們便跳着喊着逃跑了。

「坐在一塊小石頭上——

僵，

來了鹿豕羊，

牽着走大荒。」

孩子列着架勢，向着他「唱」，把「僵」字挑在舌尖上，一頓，聲音又短促，又響亮，又叫人好笑。唱完後，他們便敲着小手，笑着嚷着滿意的散開了。然而，一石很坦然，他的自信心極強的站立着！

「我的小姪女

滿臉春風，

你是需要花了吧？

你是需要愛了吧？」

這是他自己詠自己姪女的詩，而且他敢把它公開出來。

他的「碎鞋集」裏有一首「出搭」，這是自己窮愁悲憤的一幅寫照：

「出搭，出搭。（註：破鞋走路之聲）

什麼父母？

你倒霉了

父母也不認你這個兒子。

出搭，出搭。

× ×

出搭，出搭。

什麼朋友？

沒有錢，

就沒有朋友。

出搭，出搭。

× ×

出搭，出搭。

蓋一牀油灰被

和老妻同寢，

老妻也不快活。

出搭，出搭。……」

他曾經帶着這篇詩和滿心的高興去朗誦給一位朋友聽，（這是他的習慣，不管聽的人怎樣皺着眉，硬着耳朵！）那位朋友恰巧不在家，太太在忙着給孩子弄尿布，孩子鬧了，而且在哭。碰不到男主人，他便把這篇詩朗誦給女主人聽了，女主人玩笑的說：「這樣詩，我也能做。」「好，就請你做一首。」她即刻用心做成，用口朗誦出來了：

「孩子哭，

老婆叫，

也有屎，

也有尿，

撲嗤，撲嗤。」

她大笑，他也大笑。

他在鄉村裏，非常寂寞——靈魂深處的寂寞。然而，他敢大胆的歌唱，他敢在封建圈子裏維持一個奇特的風格。我是他唯一的朋友——詩的朋友。

「我在鄉村裏寂寞極了，

見了人就談性慾，

人家把我趕出來

撒上「攔門灰」。」（註：俗用以避邪擋鬼）

不管他怎樣怪，怎樣瘋，他是形體我就是影子。他很詼諧。他有着又大又黑的臉，滿是灰臭的腳，亂草一樣的頭髮，一雙沒法提上後跟的破鞋子。笑還沒飛上臉，兩只大板牙先掙出唇來；常常有一支小短竹旱煙管，咬在口裏，嘴水順着它流了下來。他不太多說話，一說就滿了風趣。我們常跑到十里以外去訪朋友，三言五語，趣味洋溢，主人興致勃然的忙着弄茶去了，回頭來，

客人已經不見了，空留一屋子不盡的情趣和悵惘。

我們常跑到僻靜無人的林邊，崖下，去對坐半天，有時話多得使雙頰發燒，有時默默的半天無語，聽風號，聽虫叫，聽大自然神秘的語音。在春天，也遠足到陌生的小村落，在夕陽的反照下，在恰好的距離點上，看桃花樹下手把籬笆張望的少女的身影，像望着一尊詩的女神。一直望到人影叫黃昏抹去，才踏着小道摸着黑回頭。心的小船在詩潮中搖曳着。

這也是常常有的情形：他一個人蹣跚到一家看林子的半間茅草屋裏去，同一個青年寡婦對坐他一天，然後踏着沙沙的落葉一個人回來。

一個春天的清明節，燕子新客似的剛從遠方來，秋千架旁飄飛着少女的衣影和笑聲，花朵開在每個青春的枝「頭」。靈感借了我的手，在這個佳節的詩境裏寫下了我的第一首新詩：

「秋千架下，

擁積着玲瓏的少女；

但是，多少已被春風吹去了。」

一石看了，比我還興奮，他驚奇這詩的第一朵花竟這樣美麗！對於最末一句，他說了一大串「好！」他鼓舞我，用口給我的自信心「打氣」，打得那麼飽！好似他可以寫包票一樣，只要寫

下去一定可以成功。

寫，寫什麼？好，看到什麼，感到什麼就寫什麼吧。如是，我寫了「燕子」，寫了……。除了聽一石朗誦他的詩以外，別人的作品很少看到，既然無所標榜，無所知，自己更覺得大胆，寫呵，寫呵，反正寫下來有「知音」擊節，朗誦，誇獎，這時候，真像從夢中借來了枝彩筆，筆正開花哩。

他的一間小草屋，便是我們「幽會」談詩的「樂園」。一個小窗子，上面的白紙，碎成了黑條子，風的小嘴一樣，呼呼的有時絲絲的叫出聲響，窗外是廁所。屋子叫一張織布機霸佔了一半去，棉花絨子扎上了灰色的翅子到處亂飛。窗下安一張小桌，桌上一方永久在口渴中的小硯台，那隻不戴帽子的禿頭筆，一堆零亂的稿子——上墳和「如廁」兩用的紙！桌子的一角上坐着一盞長條身子的燈，它永遠沒亮過，晚上，風從破窗子裏吹過來，搖動着慘白的小燈，燈下往往是一個或兩個人，間或說一兩句話，多半是沈默着。秋夜，真怕引個詩鬼來！

這是詩的世界，我們兩個人的世界。門，是「雖設而常關」的，用指節輕輕的敲一下，一石便會慢慢的說「來了」，然後走來把它打開，他知道這來客是誰。

另外一個談詩的地方，便是同我父親結詩緣的那位叔叔——雙清居士，他對中國舊詩既博又

熟，特別對於杜詩，有着湛深的工夫和獨到的見識。他自己的詩力也很雄健。他的年齡和頭腦都不比我們老多少，所以，我們不但談得來，而且還能談出點味兒來。他窮，窮得冬天炕上鋪不上一牀褥子，孩子和小小的「男爵」（其實也有「女將」）一樣，分「封」在炕的角落裏，各人守着自己的「采邑」。太太的喉嚨是一口永不停息的風箱，特別到了冬天，咳得腰弓起來像一個蝦米。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手把一卷杜詩，有時也許是新詩，把精神從眼前的地獄超升到詩的天國裏去。

我們去，一定要帶點茶葉。爲了煮茶的一把草，往往惹得太太滿臉愠色。他從炕上翻起身來，自己親手去支甌，抱草，挑着它，對準壺底的中心。茶滾了，水珠衝開蓋子向外流，煮茶的人，等茶的人，也全叫辣煙把眼淚催下來了。

他忙着擦去茶壺上的灰，把茶杯洗得像潔白的處女一樣，把茶泡好，用手巾悶着它。過了一個時間，把茶倒到杯子裏，先是半杯，再用開水把壺沖滿，一時茶香撲鼻，詩的心情和空氣佈置得很好了。半杯茶入肚，話就慢慢的多了。話，句句不離詩。從杜甫談到李白，從舊詩談到新詩，從別人的詩談到自己的詩。他很健談，語言嘹亮又多風味。一時大家都忘了人間的愁苦，像置身在一個極樂的世界。我們狂吟他的：「三杯入我腸，故態芒角露」和「背廓樹色留殘照，平楚

秋痕入野燒」的句子。他也朗誦我們的新作。他也習作新詩，但寫得不像，彷彿一個剛放了脚的女子，走起路來總是不自然。

我們談興正濃的時候，也許有一個人闖進了來：「唔，三位屎（詩）人……」正想知趣而去，茶，留了他一小回。

我們也各有自己的主張。一石強持新詩應該用土話白描。他，我們的雙清居士以舊詩的眼光看新詩，要求：典雅，風調，沈實。我徘徊在他倆的中間，他兩個人給我的影響都很大。

但是，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實在還被關在新詩的大門之外。

三 感情的野馬

在濟南中學時代的四年間，真是偉大的四年間！在潮流方面說，正是轟轟烈烈的「狂飈時代」，就個人方面說，青春之火正熾，革命與戀愛像兩條鞭子，抽打着感情的野馬狂烈的奔馳。那正當「五卅」前後，革命的火把到處燃燒着，而且在急速的傳遞着，每個青年都預備以鮮血與狂歡迎接光明的未來。心，被搖撼着似的日夜得不到平定。

黎明到來之前，黑暗特別濃重一陣。爲了鎮壓人們的精神，抱着張宗昌「大令」的衛戍隊在馬路上來回的巡遊，他們的威風颯在頭前的大旗上，響在皮鞋底下，亮在大刀的冷光中。彷彿在向革命示威：「不怕死的傢伙們，來吧！」

張宗昌做了大學校長，各學校添了經書，國文先生差不多是才從古墓裏拉起來的僵尸，同時，死過几千年的「幽靈」，重新寫在牌位上，除了叫人向它們作揖叩頭之外，還得叫你信仰它，把你的活身子借給它來「還魂」！

反動者的反動力，促革命者向前跑得更快，使不革命的也革起命來。

我們的學校——省立「一師」，因為校長是一位頭腦新穎的老青年，所以這塊土地最適宜于新生力量的滋生，繁衍。大部分同學都是好的，尤其是我們「後期一班」，像有誰在暗中命令着一樣，步子向着「前路」，走得那麼齊一！功課好，生氣勃勃，聲譽很響。班裏一共有四十個人，在這四十個人中你找不到一個「白丁」，各人都有他自己的「色彩」。下了課以後，各人忙着去幹自己更重的「功課」——有些人跑進工廠去了，有些人到大門邊給民衆講演去了，有些人開會去了。

張宗昌捕捉革命的網孔，是太大了一點，不，革命就無法捕捉，你的「嚴密」不過是迫使對手「更嚴密」，加速發展，如是而已。不見天日的思想却有着驚人的繁殖力，因為「秘密」就是最大的吸引力。

我，在夜裏也被引到教室的黑海裏去開會，因為我也參加了「革命」。叱叱嗒嗒在黑影裏交談着，議決着，心，還在警戒着。然而這在黑暗中的悄然的議決，明天就拿它到光天化日之下去發光炸響。老實說，我那時參加革命，出發於熱情，詩的幻想，和憎恨黑暗（它窒息得人不能自由呼吸）向光明心多過理論的認識與理智的指引。不怕丟人，我可以坦白的說：黑夜裏到教室去開會的次數，還不如同幾個「知心」到那裏面去抱頭潸泣的次數多。那時候確有許多苦悶，煩惱

，有名的，無名的，時代給與的，環境給與的，青春給與的，詩給與的。然而，多數的「同志」們却很健強，行動，思想，甚至走起路來的步子。他們有的也寫詩填詞，每首上面都有「長劍」，有「頭顱」，有「起舞鷄」，有「祖迷鞭」，還有狂歌當哭，慷慨激昂，不可一世的那一股令人奮發的氣勢。他們的才華，抱負，生命的光輝，是驚人的，晶亮的，可敬的！

反動的黑暗的勢力，教給我們怎樣戰鬥；同時，有一座神秘的文化寶庫，燈塔似的，大陽似的，給了我們光與熱，指點與慰安。它，便是我們一部分同志負責的「書報販賣部」。大家以進仙山採寶的心情走進那兩間小屋子裏去，案頭上陳列的放光的瑰寶：三民主義，以及政治的，經濟的，特別是文藝的書籍雜誌，那麼多，那麼全，從上海來的，從北平來的，從一些神秘的地方來的。

那時候，不管你穿的是布襪子，老土鞋，自己洗衣裳，然而，創造，洪水，語絲，沉鐘……每人總有一份，我的更多，雜誌之外，新書有好些，特別是詩集。

那時候，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苦惱着我，使我有時激昂，有時沉淪，有時笑，有時又想大哭一場才好。這感情其實也是有名的：矛盾與詩的浪潮。

時常同兩三個朋友（祝福他們在火上的靈魂！）登上「千佛山」頂，讓秋風吹撒開我們的頭

髮，高歌狂吟，像立在理想國裏，向不醒的人間吹送我們詩的「預言」。

我們到「大明湖」去盪小船的時候更多。四毛錢一點鐘，船夫是我們的傀儡，叫他撐到那裏他就撐到那裏。一般遊人都往返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歷下亭」或者「鐵公祠」的那一條「公式」路線上，而我們却命令我們的船夫，把它撐向蘆葦深處，到沒有燈光，沒有人影，沒有市聲的幽冷孤僻的地方去，把小船找一顆老樹繫住。一停就是半夜或是一整夜。秋風秋雨也趕不走我們，反而增加了我們的詩興。只有披一領蓑衣的船夫蹲在船艙裏小聲抱怨。我們有酒，有詩，有高的嗓子，和壓倒秋涼的熱情。深夜裏，只有天上的星是亮的，酒把人灌醉了，人，失掉了自己。突然一聲狂吟，穩睡的野鳥，帶着夢撲啦一聲驚飛了。誰把頭插到水裏去了，借着漂在水皮上的頭髮把它抓上來，他嘔了，嘔的不是酒，是血！是積壓在心頭的淤塞物！

在大時代的前夜，在新舊的交點上，我們這樣苦悶，興奮，成長着自己，也毀滅着自己。

這時候，我寫下了不少的詩篇，因為這時候最不缺的是熱情，是多感，（有時候是「自造的」）是幻想，是革命，是愛情，是一個五光十色的夢。

我寫得多，全憑我的大膽！我寫得快，因為我事前既不作綢繆的苦思，事後又不下功夫刪改。「靈感」是我的惟一法寶，它一動聲色，我就在紙上「走筆」。我覺得寫詩並不難，因為還不

够知道它難的資格！

寫了詩不能只讓自己看，得到處去找「知音」，聽的人僅僅不好掩上耳朵，然而口裏卻一聲又一聲的「好！」如是，一傳十，十傳百，聲名在外了，誰見了第一句先問「近來新作多嗎？」從此，同學們再也不叫我的名字，代以兩個字：「詩人」！

上課變成了例行公事，特別是上「國文」。誰願意把自己的大好時間去坐在冷板凳上聽一位死了沒埋的老傢伙口吃的念着「孟子，鄒，鄒……人也：」呢。特別是上「作文」那簡直是製造笑料，每個人在卷子上的顯自己滑稽的創作天才，我在上面寫上一首新詩，叫連白話文都看了搖頭的先生去咀嚼，就老早交卷下班讀新詩去了。

另一位教國文的「楊老夫子」，古今中外他得算「吝嗇第一人」，放着明亮的電燈不要，爲了向學校多措點煤油好自己做飯；叫校役去買一個銅子的鹹菜，說明要包兩包；太太千懇萬求的得到允許做了一件竹布褂子，秋天到了，她冷，向他懇求一件夾衣，他的臉子立刻嚴肅起來：「穿着竹布衣裳還說冷！」有一次他從家裏回到學校裏來，帶了一束行李，下了火車叫洋車，及至洋車夫討了價錢時，他認真的放下行李：「好，這樣價錢，我來拉你！」

親愛的讀者，以爲在讀「笑林廣記」或「今古奇觀」嗎？不，你在讀一篇忠實的「報告」。

這位「楊老夫子」上了堂一有機會就罵白話文——尤其是白話詩！（如今，還到處活現着他的「幽靈」呵！）他管叫白話詩是「貧話溜子」，他說，這樣的「詩」，他一天可以「謫」他一萬首。他說：「我不是在吹牛，當場來試驗，」聽他拉長了要人性命的腔調「謫」一「貧話溜子」白話詩了：

「鵲華橋上望望，

大明湖上逛逛，

掉下去濕了衣裳，

拾起來晾晾。」

「好不好？」

「好？」一堂人拍手大笑。他很得意的再來上這麼一首：

「下大雨，

颳大風，

草木爲之大鞠躬，

頭不敢抬，

眼不敢睜，

就誤了我進城辦事情。」

又是一陣狂笑，聲音比前一次更高。「再來一首！再來一首！」同學們以看猴子上樹的心來賞鑒我們的「楊老夫子」。

這個時期新詩讀得很多。穆木天，馮至，韋叢蕪，我的眼光常在他們的詩行間游泳。然而一個撼動了我整個靈魂的卻是郭沫若先生。他的創作，翻譯，我飢渴似的吞嚥下去，它像一股動力，一道熱流，一陣春風。

「北冰洋，

北冰洋，

多少冒險的靈魂，

死在了你的身上！」

×

×

×

「她的手，我的手，

接觸呵，已經久；

她的口，我的口，

幾時呵，才能夠？」

這是「瓶」裏的句子，在心上，一直留到十九年後的今日。

「……死後呵，

死後只合我獨葬荒坵。」

這些詩句，給了我當年的詩心以多麼深切的沉鬱變傷之感呵。

有一個長的時間，我的生命的脈搏跳動在郭先生的字裏行間。我崇拜他像崇拜一尊神。我從一本雜誌上剪下他的一張照片來貼在自己的案頭上，上面題着以下的字句：

「沫若先生，我祝你永遠不死！」

這一時期，可以說是「摩仿時期」，澈底一點，應該說是皮毛的依樣葫蘆的「吞剝時期」。讀了別人的詩篇，彷彿那裏涵育着的感情原來我心上就存在着一樣，立刻就興奮起來，也想以同樣的內容自製一首。讀了木天先生「落花」詩中的：「落花，落花，落花」，自己「創作」的時候，也就盡量用了反復的字句，也不管它在情節上，韻律上，必要不必要。摩仿，在剛踏上習作初步的級梯時，是無可非議而且有時還是必不可免的甚至是必需的，有益的。世界文學史

上有多少獨放異彩的「星斗」，在最初的時候，往往借了前人的光輝來照耀自己，好似月亮借了太陽的光輝一樣。在形式上，表現手法上，甚至於整個風格上，就個人所最喜愛（有時是「偏愛」）所崇拜的，去仿擬他；在材料上，有時同樣的故事被複寫着，仿造着，而兩個東西，都能以自己的價值在史葉上放光；這樣的例子用不到單個去舉，因為那顯得太囁嚅了。

應該是這樣：摩仿，不能叫自己落在別人的套子裏去，不能叫別人的蔭影，淹沒了自己。摩仿，我自己應該是主人，別人是供我採用的對象。好比小學生初學習字，先照着「格子」描紅。第二步，再摩各家的「碑帖」，學王，學蘇，學米，學趙，那全憑你的愛好，但結果你必須從各家之中寫出一個「自己」來。

在詩，情形也不兩樣。

可悲的是，那時候跟在別人的後邊跑，卻把我自己失掉了。

反動的壓力越來越重！搜查，按着名單要人，軍隊半夜裏要來包圍學校……這一些，由聳聽的謠傳變成事實了。我們，半夜三更，挖開地板，把所有帶白話標點的書全都塞下去，用腳踩一踩，彷彿踩自己的心一樣痛！信件，筆記，惶惶中付給一把火，心，火一樣的燃燒！重要一點的人，這時候早已跳過牆頭了。被捕了去的，並不是情節很重大的。

過了不久，城門上，大街上，堂皇的大佈告宣傳着恐怖，某某工廠裏的工人因犯某某嫌疑「處死刑」，在死者的罪狀的描寫中，我最小的一位同班的大名就列在當中，他是煽動者，介紹人

●

壓力把我恨仇的心磨銳了。恰巧，郭先生的一篇新的文藝理論——革命宣言，落到我的眼底來了。他給了我力量和希望。如是，投出「此信達時，孫已成萬里外人矣」的一封豪語滿紙的家書，我便同幾個朋友候鳥似的從寒冷中飛向了自由與溫暖的江南。

四 生活就是一篇偉大的詩

在黑暗中掩藏已久的眼睛，突然照射在光亮的太陽之下了。身子是一隻小船，盪動在大時代的怒潮裏，心也是。時間被分割在操場上，教堂裏，和整理內務上。情感激動得不給你時間沉思，一支漢陽槍握在手裏代替了筆，這時節，我的生活就是一篇雄偉悲壯的詩！

我曾經一身戎裝的立在「黃鶴樓」頭望着漢陽兵工廠的煙囪作豪邁的詩思；（「像一支時代的喇叭吹向天空」）我曾經立在大江岸上成衛着森嚴的黑夜，隔江就是敵人，螢火閃耀着神秘恐怖的光，江潮像大時代的呼吸，又像我的心一樣的不平的吼鳴；我曾經以天地爲盧舍，草茵作被褥，鋼槍作枕頭，露宿過多少夜；月亮的天燈照着我們急行軍，去包圍敵人；稻田，一方方明鏡似的，偷描着山影樹影和時代的先鋒——我們的身影。四十天的「前敵」，飛過山，「淌」過水，在槍砲聲裏，在嘶喊聲裏，在呻吟聲裏，在風裏雨裏血泊裏，一個偉大的目標在接近，一個鐵的意志在執行。我看見過人民伸出他們持槍的手來接受他們的理想和要求，他們也會用自己的力量嚇倒了帝國主義者把租界收了回來；他們帶着橡皮手套割電線，幾萬人的示威行列，他們穿着

破爛的衣服捧着槍鎮守着租界裏邊的摩天的大廈，這些影子，當我一打開回憶的心門時，便映到我的眼前來，帶着偉力的生命的巨大的影像呵！我看見過，當我們的旗子把扯十幾里路長的走在小徑上的隊伍引領到一個鄉鎮或者是一個城市的時候，那民衆歡迎的隊伍水一樣的，火一樣的，向我們流，向我們燃燒。歌聲，呵，那歌聲呵，那歌聲喚起的表情呵，叫我怎麼去形容？標語碰眼，標語上寫着人民的心。大人們圍繞着我們像圍繞着自己的家人，孩子們同我們玩到半夜，最後才用留戀的口吻道別：「明早咱們再玩，你們可不要走呵。」我們一早就開拔了，打起民衆的贈品——「民衆武力」的大旗，帶着孩子們的希望和悵惘，拖着民衆歡迎的歌聲和熱情……

我看見過北伐誓師，十幾萬壯士用有聲的步子走過閱兵台，歌聲，那麼齊一有力，把天要震塌！一個鐵的自信心，做了歌子和口號的內容。多少偉大的場面開拓了我的眼界和心地；多少「巨人」的呼喊，行動，使得我感到個人的渺小，理想的遠景真燦爛，事業的担子真重！

時代的大手在我眼前展開了一幅偉大的革命的畫卷，我，沒有用詩句，却用子彈，作了戰鬥的一員。

苦難隨着落潮打過來了。

大木船，一隻連一隻的，把我們送遠了。江上吹來風，打來雨，我們迎着江上的暴風雨放開

喉嚨唱出了偉大的時代之歌。

人，下到了岸上，繖械的命令也下到了這羣人的眼前。一座幽靜肅穆的天主教堂，庭院裏的柔草沒到人膝，果木樹的枝子像「主」的柔手一樣，愛拂着人的頭顱，十字架在我們的頭頂上。這樣一座教堂，應該讓善男信女們應了禮拜日鐘聲的號召，慢慢的移動着虔敬的步子走進來。然而，一勾下弦月，却把我們這樣一批青年驅進這神秘的「聖地」來了。

聽過了一篇「演講」以後，各人懷一心狐疑紛紛的我自己的切近的親友或同志，談論着去留

……

穿過黝黑的小巷子到一個地方把槍去放下，然後空手走回來——帶着空虛悲憤的感情，繳了槍，像繳了生命。回頭空着手，空着心，和後來的人們擦肩而過時，彼此用長嘆，用哭泣，用壯語，默默中燃燒着感情，交換着心。

變賣了所可能變賣的東西，收受了朋友所能够拿出來的幾個錢，在一戶老百姓家裏脫下了戎裝，我要去了。

深夜的大江在澎湃着，同來的伙伴和一位小的族叔，用壯語給我送行，（祝福他們在天的靈魂！）怒潮為我們的別離所感動，吼出了悲壯的響聲。

離別了，生與死的離別！

一位和我有着差不多年齡的上海大學畢業的劉君（祝福他在天的靈魂！）作了我歸途的同伴。他穿一身白粗布短褲褂，故意叫一頂草帽吞去半個額；我穿着以賤價買來的一件故衣——藍布大衫，一頂草帽是少不得的。兩個人，幾乎是罄了手頭的所有，換得了兩張船票——生命的保證。在船上，躲在角落裏，爲了怕射過來人眼的箭。船，到底把我們平安的送到滬上了。我們疑懼着自己衣服和心的顏色全都和眼前的這些異樣，同樣的猜忌着每一雙眼睛。我們爲了夜晚的停宿問題發愁。因爲，我們沒有錢，上海不是我們的世界，它對我們太陌生，太可怕了，我們把剩餘的幾個錢吃了幾個包子打發過餓得吱吱叫的肚子，然後，他領着我到處去找朋友，不巧，暑假把他的同學都解散了。天，摸黑了，人，在絕望中徬徨，如果最後一家曾經相識的商店主人，不作我們生命的援手，黃浦江就是我們最後的歸宿地了。

我們徬徨在大街上，我倔強的，幽默的，向着我的同伴吟詩了，這是強力的詩句，因爲生活和意志是強力的！

「兩個窺光蛋，

彳亍在上海的大馬路上，

我們是如何的渺小；

然而我們是如何的偉大呵！」

我們的手終於拍開了他的那位商店的並不太熟的朋友的大門——生命的門，他把熱情與慰安的手伸給了我們。心，一掉下來，兩個人全病倒了。

當我回到我的故鄉的時節，五色旗還飄在這膠東的一角。我像作了大羈的強盜一樣，逃避着人眼，白黑的提着一顆心。同一石談詩，寫詩；成了這時候的最大安慰。然而，這些詩沒有一篇留下來的，野草似的生了，又死了。記得逃躲到深山裏一家窮親戚家中，住在半間小茅舍裏時會有詩，山光水色，媚人的眼睛，青春的女子比山花更美，綠林裏的「野鳥」在「自呼名」呢。叫動盪震碎了的心，樸野安靜就是一劑有效的治療藥品。

不久，我回到了自己的家，而且，抱着一個理想到民間去了。直到今天我忘不了他們那一張張有着堅強自信力的表情的臉。（祝福他們在天的靈魂！）

愛情，蛛網一樣捕捉住了我這個可憐虫，然而不久我就結婚了。（雖然現在分離開了，我祝福她生活得幸福！）

既然是個瘡，那麼，早晚是要出膿的。在婚後二十七天的傍午，我從幾十支槍插成的死圈子

裏漏走了，存亡繫在一髮的時間上，可感謝的那個用驚懼的情態跑過來報警的老嫗和那四尺的短牆呵。

這一隻驚弓之鳥，一翅子飛過了深山，飛過了青島，暫時棲息在山海關外的瀋陽城中了。

流亡的日子開始了。大機匠（六機匠的大哥，我的佃戶，窮困把他全家逼到了關東，他的孩子，是我兒時的伙伴。）家裏添了一位新客。同我本村子裏的幾位窮鄉親睡在一口土坑上，白天他們出去賣菜，出去作工，各人去我生活去了，剩了我同大媽媽（大機匠的太太）守着家，守着一段難耐的時間。他們每個人都喜歡我，關心我，懷疑我出了什麼事情。他們用話試探着安慰我，那些話真叫人害怕！我隨他們出去賣菜，他們一定在我頭上蓋一頂竹笠，而且拉在額下，臨出門，大媽媽又親切的小聲的囑咐一回：「不怕的，只管出去，以前『走黑道』的人，並在我這裏住過的。」

偷向籬笆那邊隣家的小女孩借一支鉛筆，在一張破紙上寫家信，信上其實除了「平安」外什麼也沒有，然而帶着它往信筒裏投的時候，心是那樣的跳個不住！

這時節，有的是悲痛，我却沒有眼淚也沒有詩。

秋風把六機匠吹到我眼前來了。他從來衣縫裏拆出了祖父寫在綿紙上的一封血書：「鐵案如

山，無從解決，時局不變，恐終成亡命人矣！××幼女，監禁六年，指爲禍首者，更無論矣！天涯埋頭，務求穩秘，勿效小兒思家哭也。正可藉此時機鍛鍊身心，十年之內勿作家書。」

和信一道帶來的還有一些驚心的消息和二十塊銀元。

第二天一早，我在晨風裏踏上了遙遠的征途，一個身子，幾千里路。他們用酒，用眼淚，用暖語送我，把一天勞苦的代價——一元錢贈我，（「帶着路上喝碗茶吧。」）我，第一次叫真情碰落了淚珠。

依蘭，（三姓）松花江上的一座小城，隔江就是「江省」了。（士人稱黑龍江爲「江省」）流方僧似的，帶着一個假名子，一片謊話，到處「掛單」。在一位算是族伯的家裏吃碗眼皮底下的飯，跑幾里路，到江邊一家切麵舖裏去睡覺，去聽他打卦算命，去聽裏間裏青春夫婦親暱的淫笑，去聽窗外野店裏深更半夜的猥語，調笑，以及客子思鄉的悵惘伴一聲聲長嘆……

「對外人說

自己這裏有家，

到了家

自己却變成了外人，」

讀了這幾個句子，我當日的淒涼情景可以抽繹出幾分來了。

我找到了職業，從此不再愁吃住了，我的職位是審判廳的一名錄事，我替自己取了個名子：臧承志，字士先。從此，我在罪人死人的名冊上用心；從此，我在犯人的鏽鏢聲中動魄；至今我還可以用背得出成串的白色罪犯的名子來。從此，我得義務的聽那位書記官長——馬春和，罵革命黨，什麼「殺人放火」，「裸體遊行」……我同他睡在一間房子裏，臨睡前，我得先警戒一下，因為担心自己的夢囈！（雖然我並沒有這樣習慣）從此，我得看別人向「上司」獻媚的醜態；從此，我得看每一個人的臉！

八月十五飄雪花，我還是穿着夏天的衣服！把眼睛展向無邊的曠野，使人起荒涼之感，登上高樓望一望江山，頭頂上嘹唳的叫着，飛過了一羣南歸雁……

這時節，我有多量的感傷，少數的詩篇。

當我第二次返回故鄉，沒能够趕得上祖父的最後一口氣。爲了我的「自由」，他在接到我得一子的一封信時，寫了一篇很長的「七古」寄他的感慨，在他死後，我也會叫詩句替我說出我的悲痛！自從我出奔把苦痛撇給他以後，見到的是他最後的「死面」！

磨難剛離開，病魔又看上了我！神經像風前的游絲一樣，一吹就斷！哭笑，自己全作不了主。

，我變成了一個瘋人。夜裏不能睡，不敢睡，夢中會招惹些要命的魔鬼來！（這情形告訴了會嚇死人。）我要醫生陪我睡覺，我要門口裏就有藥店，我要最溫和，誠樸，良善的人坐在我的身旁。我失掉了健康，我也失掉了人間的溫情，已經很久了。

病，一直纏了我三年！

這一時期的生活，印子似的深深打在我的生命史上！這一個時期，是劃時代的『偉大時期』，我幸而趕上了，參加了，而且，沒有死！人生的意義在我心上更深了，更遠了；我對於宇宙也有了個一定的看法。大時代，它把我安置在一個固定的鬥爭的位子上，一直到今天沒有更換。

我並不責難自己這一個時期沒有留下詩，生活本身才是一首瑰麗動人的詩呢。在這偉大的幾年間，我儲積了無數的生活的寶貴經驗，（用生命換來的）——詩的最有價值的材料。單從技巧上去求詩，你將永遠得不到詩！

我用生命去換詩，去寫詩。

五 我找到了「自己的詩」

我把從死神和病魔手中掙脫出來的身子安放在桃源似的青島了。這裏有海，有山，有清靜。我們的學校——青島大學，把身子的一半托在青山上，坐在石頭樓的窗前，遠處近處的紅瓦綠樹雲影一樣的浮到人的眼前。海的波動的影子，海的健壯的呼吸，從一層層的綠色的樹影中透過來，傳過來。傍着校舍的一條條白線似的小徑，可以引你到幽僻的山中，可以引你到「第一公園」——花鳥的世界，自然的家。

青島是詩的。

生命的流水總是這樣：有時惡浪排空，有時澄靜如練；然而，靜，只是暫時的休憩，它正蓄養精力作第二次的衝擊呢。

我在青島找到了「自己的詩」——這就是說，我多年的血心苦心終於鑄造出一個結果：「風格」。然而，請不要錯想了：以爲山海的精靈授予了我什麼「靈感」或在夢中借給我了一支生花的「彩筆」；也不是，深霄裏海上一明一暗的神秘燈塔，對於我這個四無眠才跑來坐在一條長橙

子上的手指點破了什麼真理和人生之謎；不是的。戰鬥的生活，痛苦和磨難，叫我用一雙最嚴肅的眼睛去看人生，而且，以敏感到與瘋人只隔一紙的神經（我作了三年瘋人）去感受生活，以強烈的火樣的熱情去擁抱生活，以正義的界線去界開黑暗與光明，真理與罪惡。總之，這時候，我的思想和人生觀已經找到了自己固定的位置，我已經定了型。因而，我的詩才獲得了自己的風格。詩，總是離不開實生活的。同時，我還得爲自己欣幸，在青島，天賜與了我一些師友，這，對於我詩的創作有着很重大的關係。

當我初步學詩的時候，只知道聞一多先生的名子，而今我却能够讀他的詩集受他的教益了。「人生永遠追逐着幻光；但誰把幻光看作幻光，誰便沉入了無底的苦海！」（戰鬥失敗後，一時悲觀心情的冶鑄）聞先生從這一節「雜感」裏認識了我。

我抱着自己的創作和自己喜歡的一本詩集，抱着一顆「雄心」去作第一次的拜訪。他把我的東西粗略的翻過了，沒有說什麼，他又把我拿去的別人的那本詩集看了一部分，而且，看了寫在內封面上的我的題字。

「不，『成熟』應該改成『半成熟』……」聞先生笑着這麼說了。

他的手是那麼熟練，一個作品經他一掂，輕重便有了分兩。在這一次談話以後，回去，我把

許多年來詩稿的大部分全交給了火。

從比，聞先生的辦公室裏，家裏，常常有我的蹤影。

這一個時期，「死水」同徐志摩先生的幾本詩集裝飾了我的案頭，我的心——尤其是聞先生的這本「死水」，我差不多幾年沒離開過手，我幾乎每一篇都能背誦，我從中得的東西太多了，（單是說在技巧上）同時，我也用它去教過學生，影響過朋友，我會用他去攻破死抱住五七律的冬烘先生。抗戰以後，我不止一次的在前線上向幾萬弟兄，向多數工作同志朗讀過其中的「一句話」。聞先生的詩同他的為人一樣的謹嚴。他的詩，在技巧的磨練上所下的工夫，所付出的心血，足以使一個初學者消解了浮淺的「自是」心，拉回亂放的野馬，覺得新詩不是草率可以成功的，它比舊詩還難！

我向聞先生和他的詩學習。學習着怎樣想像，怎樣造句，怎樣去安放一個字！在以前的時候，我不知道什麼叫想像，知道了，也不會用它。抓住第一個跑到我心上的它的浮影，便寶貝似的不放鬆，把它用到自己的比喻，隱喻，形象上去了。不知道打開心門，讓千千萬萬個想像飛進來，然後，苦心的，比較着好壞，像一個吝嗇的窮女人和一個小氣的小販子把一個制錢作為這場買賣成敗的那樣認真的爭較着，然後，用無情的手把所有的想像都趕出去，只留下最後的一個。因

寫，形容一個東西，只有一個想像最美，雖然，你有權利去用另外的千千萬萬，去用「蔚藍」形容「天」，用「姊妹」去呼「月亮」……

沒有札着翅膀的想像，永遠把你的詩拖累在平庸的地上，而詩，却和「文」一樣，最忌諱「平」的！

下字也難。下一個字像下一個棋子一樣，一個字有一個字用處，決不能粗心的閉着眼睛隨便安置。敲好了它的聲音，配好了它的顏色，審好了它的意義，給它找一個只有它才適宜的位置把它安放好，安放好，安放牢，任誰看了只能贊嘆却不能給它掉換。佛羅貝爾教莫泊桑的「一字說」，每一個有志于詩藝的青年朋友都應該當「教條」一樣看待它，遵守它！

這時候我的創作興致很高，用心也很苦！每得一詩便跑到他家裏的書齋中去找他，吸着紙煙，朋友一樣的談着，他指點我這篇詩的好處，缺點，那個想像很聰明，那些字下的太嫩。同時，他又立即到書架上去（他的書架子作了他的四壁）抓過來一本西洋詩，打開，找出同我的想像字句差不多的想像字句來，比較着看，當然，人家的更好。有時，一個句子，一篇詩，得到了他的心，他古井似的心上（他久已把詩心交給一堆故紙了）立刻泛起澎湃的熱流，眉飛色舞的讀着它，同時，把一個幾乎是過分的誇獎給了我。他，每次在那詩句上劃了紅圈，（多難得到的一個

紅圈啊）那個句子恰是我最得意的，我們的眼睛和心全叫詩連在一起了。

記得有一個暑假，我把「神女」這篇詩的底稿寄給他看，其實是在作一次試驗，其中有一個句子我最喜歡。覆信回來了，我心上的那個句子：「記憶從頭一齊亮起」，果然單獨的得了那個紅圈，爲了報答知音，我高興的狂跳起來。

徐志摩先生的詩寫得精彩，才氣，超脫；好似李白，我歡喜他的「再別康橋」，和「猛虎果」上的另一些詩篇；但是，總覺得他眼裏的宇宙和人生和我距離得太遠，他「雲遊」（他的一個集子）在天上，我的生命却扎根在泥土裏。靈魂彷徨不在一個天地裏，喜歡也只是喜歡他詩作的漂亮就完了。

夢家，也來到了我們的學校裏，還有詩人孫大雨先生。從後者我沒得到什麼，夢家却幫助了我不少，有一兩篇詩還經過他的潤色呢。（如烙印裏的萬國公墓）和他談詩的結果，我更知道了怎樣去展開想像的翅。他是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年輕，高才，缺乏的是實生活，是人生艱苦的磨鍊。對於以「靈魂」活動作爲詩的源泉與生命這一點，使我們在談詩時常常意見背馳；因爲，我和他對人生的看法恰恰相反。雖然如此，但是他耀眼的才華，美麗的詩句，也着實打動了我的心。他造句專求美麗，甚至不管在什麼場合上。譬如在弔滬上殉國戰士的一篇詩中（名字叫做洋

涇濱嗎？）有這樣一句：「桃花一行行」，我問聞先生都勸他把「桃花」改爲「血花」，他並不依從，他認爲寫的雖然是「血花」然而把它寫作「血花」却沒有「桃花」漂亮。「桃花」當然比「血花」漂亮，可是，這篇詩的嚴肅和沈痛性也隨着「血花」被取消了！這兩個字關係多大——關係着他對於詩的整個的態度，這不僅是手法上的問題。

他的想像是活潑美麗的，有時美麗得出奇，幾乎是不合理的。他講給我，把一片落葉比做一隻三角的小船，又怎樣在夢裏（在夢裏！）漂在天河裏了。他講給我，一個簷前的「鐵馬」怎樣飛到天上去（天上！）變一顆星……他教給我了許多，他的想像幾乎成了無根的幻想，而他理想的天國也不在地下，在天上。

然而，畢竟從他技巧的寶山上，我沒有空着手回來。

此外，王統照先生也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助力。有了新作，常常跑到「觀海二路十三號」他的寓所裏去（而今已經做了敵人海軍的營房了），用熱情激動的調子背誦給他聽，他給我好些有益的意見。他很爲我能背誦那麼長的語體詩而驚訝，他不知道我寫它們的時候，一個字就是一滴心血！我們也常常談到舊詩，這個時候，我讀了不少的名家，我能背誦出許多許多名篇和名句來。他的表現力和技巧有時是驚人的。同時，我也讀了拜倫，雪萊，濟慈，卜朗寧，莎氏比亞：

：的名著。它們掀動了我，也驚訝鼓舞了我。因為在「新月」上發表了兩篇詩，（十年前的當時，稿費是四毛一行）如是，有些好事的人們作「詩譜」時便把我的名子列入「新月派」的行列中去；過了些時，我又常在「文學」上寫詩，如是，又說我給「新月派」敲了鑼。多好笑的一些夢話！

這個時期，我從民間語言的利用上，（我對鄉村太親切了！）從中今古外的名篇上，從當代名家的學習上，建立了一個自己的「風格」，而這個「風格」還是以生活作基石而建立起來的。從學習而來的不過是技巧而已。

依然受着病的折磨。神經衰弱得利害，夜，多可怕的夜！沒有思過失眠症的人是不知道夜到底有多麼長！有時，不失眠比失眠更可怕，因為避免這「可怕」，往往強掙着不敢睡去。設若懷着一肚子憂鬱愁苦，一下子睡着了，半夜裏會突然被魔手拉醒，一睜眼：四壁向你板着鬼臉冷笑，眼前一團黑；整個宇宙陷在沈寂中，死的沈寂，怕人的沈寂！這時候，心跳了，手心出汗了，周身打顫了，腦子清水似的，往事在水面上照出自己清楚的影子，神經馬上支持不住，生與死在搏鬥着，急烈的搏鬥着！如果從回憶中，能拉來一點慰安，從人生的各方面（友情，愛情，詩，我生命的三個抓手，青島時期只剩最後一個了）能尋到一星溫暖，向着明天能寄出一個小的希望

，生命便戰勝了。然而，往往尋找不到這些，憑數手指頭，憑求生本能最後的軀強把心跳鎮壓下去……

生活對我太慘酷了！

終天同一位同病相憐的同班好友，到海濱去，到公園裏，到山裏去。躺在一地落葉上解開上衣叫胸部晒上太陽，他捫一下腮頰問我：「我這幾天又Hollow了沒有？」說着，又用右手握一握左手腕，試試細了多少。我就試摸着脈搏，拍一下胸膛，忽然大呼一聲Melancholy，然後，長吁一口氣……

住在那樣理想之宮的高樓上，我睡不着覺。憂悶，淒涼，孤獨……迫着我到處找溫暖。常是跑到一個小學校裏去，和一位「大哥」擠在一頁小鋪板上。爲了他的好脾氣，同他談談話就是最大的安慰，就是最好的「安眠藥」了。他屋子裏的那一團和平空氣，使我的心舒貼，平和，有如展開了的一團「紙蛋子」。有時，我去了，抱着深的傷感，寂寞和大的希望跑去了，一走到了院子裏望見他「黑」的窗子，心就冷了半截！摸上樓去，門上了鎖，而鑰匙他却帶走了，（經常是掛在門旁的水屋裏的）來找溫暖，自己却被鎖在溫暖的門外了！一個人孤另的，懷着更傷感，更寂寞的，想哭哭不出的心情，在冷清清的空院子裏，（星期或是星期六，人家都各自去尋找自己

的快樂去了！聽風的哀號，海濤的吼叫……

我終於從高樓上搬下來了，搬到一家很闊氣的親戚的家裏。可是，我並沒有住他的客廳，却下榻在他的半間小耳房裏，同他的一個小工友去同牀。這小耳房除了一張牀板再也容不下什麼，沒有窗子，把門一關——苦悶的世界暫時被關在門外，門裏就是我們兩個人的世界了。我們用天真換天真，實樸對實樸，良心照良心，他是才來自鄉村的一個孩子，我和他同榻睡得很甜，這不但引起我親戚們的驚怪，就是連外人也覺得可笑。心和心間的距離太遠了！

我給這半間房取了個名字叫「無窗室」，當我移來的第一天晚上，我的祖姑母帶着那位表姑和小小的表妹，兜着花生和糖塊立在門限外邊（我和富貴人中間永遠隔一道門限！）向這位「新客」致「歡迎」並賀「新居」，後來常作這小屋嘉賓的有吳伯蕭，孟超……這幾個熟朋友。有好些詩是在「無窗室」裏產生的，而「無窗室隨筆」也就不斷的在「自由談」上出現了。

我健康的損壞，當然是由於一次又一次致命的打擊，而寫詩，也是原因之一。白天寫，夜裏寫，睡覺之先，牀頭上預備好鉛筆和紙片子，另外，一支小洋臘，一盒火柴。爲了某首詩中的一句欠妥，某句之中的一字未安，不論是在未成眠時，不論是在朦朧之中，只要一觸及或者有新覺時，不分冬夏；就立刻翻起身子來燃燭摸筆，不要讓詩跑了！有時，把同室的同學們（都是好朋

友)弄醒了，睜一下眼睛，半睡半醒的哼一聲「詩人又在發神經了」便把身子轉背了燭光睡去了。

我破命的寫詩，追詩，我的生命就是詩。我真像東坡眼中的孟郊一樣，成了天地間的一個「詩囚」了。堆開了人生的庸俗，把一個理想投得很遠，拒絕了世俗的快樂，(其實就是無聊殘忍的口腹耳目之慾)我寧願吃苦，看破世事人情我才更覺得事業是唯一「不空」的東西，它是一支精神的火炬，雖在千百年後也可以發熱發光。一切皆朽，惟真理與事業永存。詩，就是我以生命全力去傾注的唯一事業！

我好沉思，苦思，整個的心爲着詩跳動。走着想，坐着想，醒着想，睡下想，吃着飯想，同別人談着話也在想。爲了八句詩，我會整整想了一年。有時，思想枯涸了的一樣，人也變成了傻子，人家同自己說話，唯唯諾諾，然而說了些什麼，我真不知道。想，想，想，一直想得頭暈，眼黑，嘔吐，(尤其在剛吃過飯的時候)於是，病倒了，吃救急水，用針「挑」——(直到今天，我身上沒斷過救命的針)睡過一覺，好了，然而人疲憊得好似生了一場大病。這樣，躺在牀上，心不由得又飛到詩上去了。

當我在病中時，我心中默默祝禱，念着下面的兩句名言：

「當一件藝術品尙未完成時，

上帝呵，請不要叫我死亡！」！

這時候，我常投稿到「文學」「文學季刊」和「現代」上，而後者，因為同編輯人對詩的見地相反弄翻了。之琳兄在北平自費印了他的「三秋草」，也慫恿我印一本詩。我便把新舊作品挑選了一下寄給了他，（我們至今尙未得一面）取了一篇的名子——「烙印」作為集子的名子。這時候，聞先生已經到「清華」去了，經過了他們一番的精選，聞先生又代寫了序言，就付印了。式樣，印刷，一切全麻煩了之琳。

印了四百本，花了六十元——聞先生出了二十元，王統照先生出了二十元，另外，是一位朋友慷慨解囊。書印出來了，茅盾，老舍，韓侍桁……諸先生在「文學」「現代」上給了批評，其實是給與了鼓舞，而書很快的就賣完了。再版，有兩家爭着出，而起初，請求書店承印，得到的回答是：「詩集暫不收」。因為「罪惡的黑手」一篇詩起了一些影響，於是，「罪惡的黑手」的集子不久也就繼「烙印」之後加入了一部叢書出版了。

這一個時期，我寫了「老哥哥」，「洋車夫」，「難民」「漁翁」……——這黑暗角落裏的零星星星。我正眼在瞪着人生，然而沒抓住大處，要害處；只抓住了這一星點；雖是這樣，然而，

在象徵詩風吹得乏力時，這也成了照耀實生活的一盞小燈，給了黑暗中的人們一點光亮，一股生活的力。謹嚴的生活反映爲謹嚴的內容，謹嚴的內容配上了謹嚴的形式。我把熱情沒有擺在字面上，難怪有人批評我這一時期的詩是什麼「塑雕」的了。

我的每一篇詩，都是經驗的結晶，都是在不吐不痛快的情形下寫出來的，都是叫苦痛迫着，嚴冬深宵不成眠，一個人咬着牙齦在冷落的院子裏，在吼叫的寒風下，一句句，一字字的磨出來的，壓榨出來的。沒有湛深的人生經驗的人是不會完全了解我的詩的，不肯向深處追求的人，他是不會知道我寫詩的甘苦的。

「眼前飄來一道鞭影，」

它抬起頭來望望前面」。(老馬)

我這樣寫照人生。

「這可不是混着好玩，」

這是生活，

「萬支暗箭埋伏在你週邊，」

車職你一千回小心裏一回的不檢點」！(生活)

我這樣描繪生活。

「……………」

你去和磨難戰鬥，

累得周身汗毛

都擎着汗珠，

可是你得咬住牙齦，不敢輕忽；

同時又怕克服了它，

來一陣失却對手的空虛！」（生活）

由於這些句子所代表的生活體味和見解，無怪乎有人說我是英雄氣概的「容忍主義」了。

總括起來，這創作的初期，我是沒有更積極的去生活，去和大時代的呼吸一同呼吸，反映在詩上，成爲拘謹嚴肅的作風，一條溪水冷澀的流着，長江大河的氣勢，這時節從我的詩裏很少我得到。（「罪惡的黑手」一篇，可以作個例外嗎？）

(六)我向一羣孩子學習

我置身於掛在運河沿上的「臨清中學」(多親切的一個名字呵!)的一座僻隘清幽的新校舍中了。這是詩的搖籃，愛的田野，理想的天國，我的生命在這裏扎根，感情的蔓子爬到了孩子們的心上，我住的那間土屋上，古老的城頭上，夕照下的流水上……。

校舍的前身是「大倉」，新起的房舍不多，地址更顯得空曠，滿地未除的破磚廢土，使這座校舍的新生命帶幾分淒涼。它坐落在城裏，西南關繁囂的聲浪波及不到這裏，(長毛一把火把城裏的繁華燒光，只留下十幾口「萬人塚」，花朵似的，簪在這位「老人」的鬢邊)殘破的城牆，青色的田野，擁抱着它做清幽的夢。我愛這座詩意的新校舍，我愛這座劫難的古城。它正如今個十七歲的孩子——張泮慶在「我們的新校舍」這個題目下所描寫的：

「雖然這是一片瓦礫場，我却喜歡它的幽曠；雖然這是一片荒野，我却喜歡它的清冷，我喜歡四周綿互的垣牆給我扯來的半壁晴空。」

更叫我喜歡的是一大羣天真，純樸，一塵不染的天使似的孩子！我們家人父子一樣的相處了

三年，他們從我身上得到了熱情和詩，我從他們那邊得到的更多。他們的影子印在我的心頭上，時間越久，磨得越光亮。「臨中」，而今果真在敵人的砲火下變成一片瓦礫場了，而我的孩子們呢？——再也找不回來的昨夜的夢呵！

第一次教書，好似做新娘一樣，心下有幾分怯。當我剛到「臨中」的時候（學校還在西南關的考棚街上），就有許多學生跑到我屋子去談長問短，好似上課之前，先對先生來一下「考驗」似的。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陳憲泗，問得特別多，而且那麼細密，從文學到詩，從詩到文壇掌故。他沒有把我問「倒」，我反而給他加了些材料，如是，他滿意的走開了。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一個「天才」，這是他們的「詩人」呢。他從讀小學起就寫詩，案頭上的新書比我的幾乎還要多。愛好能叫人親近，不久，我就成了當年的聞先生，他就是當年的我，不同的就是更親。這些罷了。他讀了郭沫若，戴望舒，卞之琳……，他寫得驚人的好！（不要忘記他才是十五六歲的一個孩子）我多少次深夜的倦眼為他的詩句發光，我的心多少次為他的詩句開花！他的一篇新詩完成了，熱情驅使他在雨夜裏跑到我的屋裏去，我們朗誦着，微吟着，我替他推敲着每一個字。這時候，冷風打着紙窗，小燈搖晃着微光，兩顆心同時在熱情的燃燒中激動。冒着雨，他回去了，我一夜失眠，第二天一早見了面，他笑着對我說：一夜沒有睡呢。

他纖弱。他的樣子，靈魂，連上詩，都是。他常是憂鬱多感的，愛情也損壞了他。他的想像力很高超，造句很巧妙，他在「秋陽」的一首詩中，寫出了：「眼皮上貼一千兩黃金」的句子。他把心，把生命，交給了詩，他給自己的眼前放了一個金色的希望。他發表他的詩篇在北平的刊物上，天津的「益世報」上，上海的「青年界」上。然而，當「文學」詩專號刊出他的詩來的時候，他的名子上，已經加上了「已故」兩個小字了。王統照先生還在他的詩後邊綴了一段悼惜的話。因為，我同一多先生和他，都談到過這一位小小的詩人，他們正以驚喜的眼望着他成長，（我更是）而他却抱着他的詩，他的憂鬱，他的尚未結果的才華，他苦味的戀情，他十七個年頭的青春死去了。死前的一刻，他還用他最後的一口氣呼喊「臧老師」，要他的膩友（他同班的一位同學）把他的一張像片送給我。我，作為報答的是在「自由談」上發表的一篇悼文。（後來加入到散文集「亂莠集」中了）

黃土永遠是無情的，它埋葬了多少天才的青春呵！

陳憲泗，我們彼此鼓勵着，學習着，點燃着熾烈的詩情。而今，他空空撒給我一個記憶。

當我們遷入新校舍時，我住在一間小小的土房裏，有書香，花香，清靜又雅致。門前的綠草隨意的長，春鳥也常來到我室外的一株桑子樹上唱歌。真如一位我最喜歡的女孩子（她的詩寫得

多麼好呵）在日記本子上所寫的：「一進門，沒有人，雪白的被單，枕頭一邊躺着一卷詩，多詩意的一間小屋呀呀。」

這個女孩子，她寫出了「烏鴉給枯樹開一身黑花」的詩句！在「老農暴日」的題目下，她一個頭就這麼寫了，他寫着：

「莊家漢，

從三季忙碌的田野

把身子抽回來，

做一條支柱

去撐住牆垣。」

她還寫了許多。她在病中發燒，她會說：「我的心在和錶賽跑呢。」她年青，熱情。只要她一高興，宇宙整個在笑了；當她煩惱的時候，什麼都在哭泣了。

她在報紙刊物上發表了幾篇詩，「七七」事變前幾天我在北平接到她的信，她信上這樣描寫她暑期的生活：「晚照還在牆頭上徘徊，叫小鷓差泡一杯清茶，手把一卷詩，坐在樹底下向着殘陽……」她說又有一篇新作，「可不可以試一下「文學」呢？」人小，野心却是大的。

她的家我到過，她父親也成了詩友。「郭堤」的村外一片白沙，躺下去，它並不沾人的衣裳，平沙上蓋一片梨樹的綠蔭，綠蔭裏有蟬聲，有守望的一位鄉村的小姑娘……

她把自己的詩，集成了一個本子，字，抄寫得那麼娟秀，好似要拿去出版似的。皮面上題着逸君——兩個字，這是我送給她的一個名字。她要我在第一頁空白上寫些什麼。

我這麼寫了：

「請你珍重自己的詩句，

像世人珍重他們的黃金，

黃金

只能買一朵笑的曇花；

而一個詩句

却能響澈千萬人心！」

她珍惜着她的這個集子有如生命。

另外，有許多孩子寫了許多不像孩子能寫得出的詩篇和耀眼的句子：

趙光壁寫了：

「雲，捉住了她，

又把她釋放。」（月）

「兩岸的垂柳

領着河流。」（小河）

「一口墳貼在崖下，

死後也找個依靠。」（墳）

「一枝紅葉插在案頭，

我從郊外拾來個秋天。」（秋）

孫樹聲寫了：

「脂粉也追不回青春！」（老妓女）

「春鳥一開口，

寒冷便躲藏；

不，不是躲藏，是消滅，

消滅在東風的身旁。」（春鳥）

張泮慶寫了：

「柳浪像黃獸

把守着村莊

……

剪手人的長衫

是一幅藍天，

他的日子

有如薄雲的悠閒。」（四月的鄉村）

于壽增寫了：

「記憶的長絲

拉活了亡人。」（記憶）

我的學生，差不多每個人都愛詩，學詩。連看門房的一個青年工友，也寫詩，他訂閱了三四份雜誌，（文學，大眾生活，……）他常常送詩和散文給我看，寫得好，有一句詩，簡直是一顆

明珠：

「生活的鈍刀鋸斷了我的青春！」（自述）

詩的興趣是由我擦撥起來的，我在年青的心的園地上撒下了詩的種子。我用時間，心血，灌溉，培植了他們，我打開了他們的想像之門。可是，詩的天才和熱情却是他們自己的，那刻苦努力的精神使我感動。

我的每一篇詩，他們是最先的讀者，那首好，那首壞，那個句子好，那個字下得欠火候，他們說得恰合我的心。他們是我的最忠實的讀者，知音者，批評者。我把當代各家的詩全介紹給他們，他們讀了都有個恰當的評價。他們常寫出許多新鮮巧妙的奇句來，可是還不能通篇勻稱。他們有些人模仿我，甚至偷竊我，而我也。他們有許多句子，被我改造過，精鍊過，嵌到了自己的詩篇中了。有的整個搬過來，給它找一個合適的位置。我同這羣孩子互相學習着，我是他們的老師，他們也是我的先生。孩子們的想像力富強得驚人。

張泮慶曾有描寫春天的一篇散文。他寫着：「天，像一個淡淡的藍暈，靜靜的，懶懶的。太陽的光像一條條金輻似的把青天撐了起來，像一柄藍傘。」任誰也得承認這「詩的散文」的美。我把它改造成下面的詩句，加入在「運河」中的一篇詩裏去：

「太陽的一萬道金輻，

撐起了一柄天藍傘，

懶又靜的，

籠上了人間的春天。」（依舊是春天）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班級圖書館，一座小木棚裝了十幾份雜誌，幾百本新書。這是孩子們精神的倉庫。書款，是由他們自己湊集的。教室就是我們的家庭，誰也喜歡那一團空氣。在講堂上，我以詩的，幾乎是瘋狂的熱情向學生們灌注，尤其是在講詩的時候，他們的熱情被點上了火，大家在火裏燃燒，情感像一股熱流。下班鈴搖過了，我們還不下堂，朗誦的聲音引來一羣別班的學生，門口窗口都擠滿了一顆顆頭顱。最後，才把不盡的餘音，沒有冷卻的熱情叫急步帶到了教室以外。

我的寢室，學生們去的最多，男的女的，你聽，我的房子裏總斷不了笑聲，語聲。他們（她們）不一定是來問功課，有的是來談詩的，有的是來找溫暖的。學生到先生的房裏，照例在門外先喊一聲「報告」，可是，我的學生都用親切柔和的一聲「臧老師」代替了那死的公式。春天，一些女孩子爭着給我送花：梨花，月季花，海棠和丁香。綠葉上帶着珍珠，她們的春衫把細雨如油的春天帶到我的房間來了。房間裏有花的顏色，花的香氣，也有了女孩子們銀鈴的笑聲。晚上

，我把花枝對着小鏡，在電燈的光亮中，看一朵朵鮮紅的「鏡花」。「明天早晨來拾花的殘骸吧。」第二天一大早，她們果然來了，帶着新的一束花，有的忙着去換水，有的忙着掃去桌面上的花瓣。

星期這一天的時光對於孩子們，是有着千金價的，可是，有一些，他們不願回家去，來圍繞着我。我們到野外去拾秋天的紅葉，看一坡拾花女（棉花），秋風吹動着她們的五色衣裳，我們跑到「塔灣」去，登上十三層的高塔，放開遠望的眼，我們也在運河岸上，幫船家拉線——口裏也款乃的哼着。我們遊散到無名的小村落，招來一雙雙驚奇的眼睛，我們剝着花生，談着詩，也許坐下來喝一杯茶。記得「中秋節」那天，他們（她們）都違背了父母的命令，放棄了家庭的團圓，留了下來。我們在深夜登上「萬人塚」去看月亮，一直看了一夜，露水把人打濕了。

「當時只道是尋常！」我這樣對他們說。是的，當你在快樂的時候，也不覺得怎樣，回憶製成了美。

「臨清時期」在我生命史上是「黃金時代」，在我詩創作的程途中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階段。這個時期，我的興致濃，生活安定，時間有。那一團空氣正適宜于詩的產生。在這古城三年的時間中，我寫了自傳的千餘行長詩——「自己的寫照」，我寫了「運河」，「古城的春天」，「大

寺」，「黃風」，……。「會考」把學生弄暈了，我爲他們寫了「跳龍門」，爲了一個叫做林風駿的最小的一個孩子考海軍落榜，我寫了「破題兒的失望」，爲了送他們畢業，我寫了「心的連環」：

「教室是我們溫暖的家，

在裏邊種下了根深的記憶，

說不定別後這一條長絲，

給你牽來個風晨雨夕。」

這一些詩篇，都收在「運河」這本集子裏了。

由于朋友們的鼓動，自己也這麼覺得：應該衝破這狹小溫暖的圈子把自己投到時代的急流中，再造一個新的生命。但是，我走不了，我只寫下了下面的一篇詩：

「剛想要推開這座古城，

讓身子扎翅，

而心先酸楚了，

我戀着這間土室，

我戀着路上的每一塊甌——

叫我的腳踏凹了的，

我戀着這裏的一些人，

我戀着古城樓上

最先沾我衣角的黃昏。……

真是，「到處亂撒種熾熱的感情」，而得到的却是「一顆顆苦的果子」。

爲了伴一個病重的親人到北平去治病，要和孩子們暫時分手了，是否會成了永遠的分手呢？只有命運知道。別離的前夕，在我們的家——教室裏團聚，（誰敢說不是最後的團聚呢？）孩子們，我也是，都哭得不敢抬頭。電燈也彷彿蒙絡在淚絲中了。

合攝了一張影——影子心一樣的永遠的貼近着！

一百多個孩子到汽車站上去送別，一直在大風砂裏站了將近兩個鐘頭。最後，汽車才把眼光和淚絲拉斷了。

命運的手把我送回了「臨清」，這已經是「七七事變」以後十幾天的事了。孩子們見了我先說他們的夢，夢着敵人的飛機轟炸北平，他們爲我，難過得眼淚滴濕了枕頭。每個人一份禮物：

小小的烤銅樵子鑲一幅北平風景片。不用禮物，他們已經够高興的了。

又合攝了一張影，因為前一張大家都哭喪着臉子。他們叫我在兩張影片上題些詩句，同時各人簽名，把通信處寫在背面上。多寶貴的紀念品呵。

在前一張上我寫着：

「只爲了別離在眼前，

你看，一個個樣子都不喜歡。」

在後一張上我寫着：

「在一陣神秘的風前，

我們作了暫聚的浮萍。」

「月初，烽火延燒到山東邊境上，「臨清」已經到了轉運的大軍。學校宣佈放假，女生限一個鐘頭遷出學校。

一個詩的夢，美的夢，要破了。

慌亂，叫囂，我的室內室外人山人海，但是，不久，一個個都叫眼淚送走了。

幾個女孩子來替我收拾書，整理衣箱，屋子裏零亂得像人的心一樣。每個人拿了一樣紀念

品，而逸君却要去了我兩件最心愛的東西：自費印的「烙印」，和聞先生親手簽名送我的本「死水」。大家抱頭痛哭，像遭了喪的一樣。最後，逸君（我永遠憶念着她，像但丁憶念着「畢娜司」一樣）含着淚，拾起一支鉛筆來在一張照片的反面寫着：「克師，永別了！」淚珠落到字的上面。一回，把頭一抬，眼光向着天，像一道希望。立即把鉛筆又向着照片了。這回，她寫下的却是這樣的字句：

「克師，真的永別了嗎?!」

(七) 我在民族革命的戰場上歌唱

一匹久經戰場的馬，把它拴在生活的木槽上，它的心是不死的。一個真理的歌手，沒有不應着大時代的呼喚而貢獻出自己來的。

逃出了北平，逃出了敵人的檢查網，我憤怒，然而更興奮——我們的祖國抖了抖身子，終於站立起來了。

離去了家鄉，離去了家庭的溫暖，從一個舊夢裏醒過來，顛沛，流亡，我悲痛然而更歡騰——我們的祖國抖了抖身子，終於站立起來了。

詩的熱情，興奮，鼓盪在我的胸中。一道希望的亮光在我眼前閃動。

我立在了光榮的民族革命的戰場——「台兒莊」上。我的馬子迎着砲聲嘶號，我在炮彈縫裏亂穿，爭來奪去的這焦土的寨子我三次進去憑弔過，我看見敵人丟下了坦克車和許多東西敗退了下去。

我從徐州到了潢川。潢川，南城北城，當中隔一條沙河，一道大木橋手臂似的牽着這兩個弟

兒。依在河北岸上有許多茶棚，坐在裏邊，遠處近處的帆影向着你的眼睛飄送過來。

潢川是美麗的。五千青年男女的抗戰集團——「青年軍團」，使它的生命有色有聲。這羣從不同的天涯流滙過來的青年男女，稱得起是「人的花朵」。其中有不少詩的愛好者，年青的詩人。莊重，這個小朋友，抗戰前就在「文學」上寫過詩，章文龍的「元宵」得到了我們的「文藝獎金」，而且發表在「自由中國」上，後來在一本「抗戰文選」中也看到了他這篇東西。每逢星期这一天，學生們像出了籠子的鳥兒一樣，翅子擦着翅子到處飛。我同幾個小詩友跑到沙河灘上去，躺在做着夢一樣的閃光的白沙上。我們談着詩的諸問題，也交換着彼此的作品——交換着心。在潢川我寫過許多詩，在潢川，我同一道從苦難中過來的十年關係的她永遠分了手（我祝福她，那麼健強的一個好人！）在潢川，我留下了深的歡欣和悲痛……二年以後我再經過這地方時，却不堪同記憶來一個對照了！我只有在「淮上吟」中寫出我相念的一顆詩心！他們，有的在別的地方見過，身上背着槍，打游擊；他們以鮮血寫詩，以戰鬥的心情實感去代替空洞的想像了。

戰鬥的人，才能寫出戰鬥的詩；從「新人」的詩句裏才可以嗅到「新」的氣息；新的生活才能產生新的風格。把自己圈在一個老不變樣的生活圈內，亂嚷什麼「新風格呀」，「戰鬥呵」，說好一點，這不過是「立意以為高，異衆以干譽」，說壞一點，這是狂人的夢囈。因為「風格」

並不單是指形式上的分行與否或有韻無韻；「新的氣息」並不是憑空自己釀造出來的；所謂「戰鬥」並不是「血呀，肉呀，機關槍卜卜的響了」的代名詞。不是的，問題沒有這麼簡單。把問題看成了簡單，實在是他自己太簡單了呀！

「文化工作團」在潢川誕生了，應該叫做「文藝工作團」。我們一共十四個：黑丁，曾克，鄒荻帆，田濤，田一文，李石鋒，伍禾……這該說是最先出現在戰地上的一支「文藝兵」吧？我們打一支小旗子從潢川開到商城的大別山中。去向不知道自己是那國人，那省人，甚至那縣人的「山民」，說教，唱歌；半山上，遙遠的望去紅的白的雲朵在飄動——這是我們演劇的舞台。用聯保主任的命令，加上三次五次的催請，加上鑼鼓的喊叫，從早上等到中午，才看見台子下邊的河岸上站了一百多個人，一半是老百姓，另外一半是民團——奉命來「幫場」。

戲劇開了他們的眼，歌子唱啞了我們的喉嚨。山裏的風情，世外桃源一樣的逗人的詩思，那迎着人笑的山花，那在寂寞中潺潺的流水，那競賽一樣的鳥聲，那黃昏裏負柴歸來的樵人；夜間，那驚心的犬吠，那鬼怪一樣的山形，大個的蚊子，那和人瞪眼的星星，那……

「楓香樹」，只要一想到它，就像想到一首最美麗的詩。

我們十四個，曾經在多少偉大的場合中朗誦過詩，也會在溪水邊，綠樹下，煙雨濛濛之中，

作詩歌朗誦問題的探討。也會在砲聲隆隆中突圍，眼走直了，一夜摸十八里路，也曾……回憶的布幕上，那麼生動的繪畫着生命悲壯而又絢爛的圖畫呀！

春天，迎着隨棗五月大會戰，我們三個人——雪垠，孫陵，帶三位愛好文藝的小朋友到了大洪山中。敵機，歡送也歡迎着我們。我們徒步走，躍動的心使步子放得輕快得像飛。一面走着，一面寫着，一俟鉛筆，一個小日記本，一個膝蓋。我的「走向火線」就是這麼寫成功的。雪垠的「春到前線」也是在風霜野店的小燈前寫下來的。他有才情又有一張會講故事的嘴，一停下來，他便給我們大講他的女性「三典型」，（「春暖花開的時候」的胚胎）或者用不善歌唱的歌喉唱「一根棒兒」——這是最能打動他心絃的一根棒兒，因為三「典型」之一的一個「月亮」曾經以這個歌子叫開了他的心門。我們不寂寞，那時候，熱情，希望，還有有力的支持着我們。

雙溝，隨陽店，淨明鋪，厲山……：……在回憶中，這每一個名子都帶給我們以親切，美麗，溫暖，和詩的情感。

我們分手了，我到了鍾天任（毅）師長的部隊裏去。鍾師長是我抗戰以來結識的許多軍人當中最有頭腦，最熱情，最懂得「文化」的一個傑出的軍人！他能打仗，能吃酒，能作詩，能招納有為的青年，能叫自己的部隊把書本子同槍桿看得一樣重！

在月光亮的場園上，我們放談，大笑——從心裏發出的笑，酒把他結實的鐵臉上鍍上了紅色。幾個工作團體的一二百青年，都情願來圍繞着他——像環繞着自己的老大哥。他的每個兵除了槍以外還有一本書，丟了書，要同丟了槍一樣的受處分。

他的部隊有着「政治文化水準高，能打勝仗」的聲譽。他對舊詩有着很深的根基，他寫了許多，而且都好，他是戰士，名士，又是詩人。他寫了：

「虎帳春宵人半醉；」

他寫了：

「故違明月送歸人；」

他寫了：

「思從馬上平天下，

愛上城頭看月明。」

有幾個晝夜，我們聽他談作戰的故事，奇，險！說的人興奮得紅了臉，聽的人担心的心跳。他是從那麼不平常的道路走過來的呵！

我活動在他的部隊裏，師部團部營部，藉着松影的掩護，明月照着我從砲彈疏落的雨中爬上

「森林寺」的第一條。我同「哨兵」並肩的站立着，山半腰就是敵人，一百咪達的距離把另一個世界裏的鷄聲犬吠聲音送了過來。

敵人一夜打了三千多炮，我們一夜轉進了二十幾里。回到師部的時候，鍾師長沒有時間陪我們玩了，他日夜對着地圖，守着電話，他的眼皮已經紅腫，他的嗓子已經嘶啞了。我們睡在他前面一間過道的左廂房裏，這時候雪垠也來了。夜深人靜後，聽見吃吃的私語，和搬運東西經過過道的低微的然而又是驚心的聲音，我們摸索着打好了小包裹，彼此用小聲交談着：

「他們走了吧？」

「鍾師長一定還沒有走，他不曾丟下我們的！」

第二天拂曉，他到我們的房子裏來下「逐客令」了：「真想多留你們住些天，可是戰事已經不允許了！」他送我們出了大門，留戀的緊緊的握了每一個人的手。這時候，炮彈已經打過了他的屋子，敵人的機槍已經在牆上穿洞了。

走過「萬家店」，敵人正以這砦子作目標轟擊，四炮八炮，一排的來！砲聲，炮彈的飛片，使伏在地下的我以爲自己已經死了。這時候，一點也不怕，心上亮晶晶的只有一個念頭：「我爲了抗戰死在這裏！」然而，當一排炮彈響過去了，（勤務打傷了）摸摸身體的每一部分，理智告

訴着並沒有死，重新爬起來向前掙扎時，腳在發抖，心也在打顫了！

當我們到「厲山」不久，鍾師長又從十幾里以外派馬來接我們了，像死別重逢一樣，不用借酒，情感就成了沸水了。他興致濃烈的說故事一樣的對我們說着他自己前日的事：

「這一次轉進，不是那一天風塵作了幃幕，得多少人死呀！你看漫坡的老百姓……敵人
在飛機上會把這認做軍隊掃濺槍哩。」

「說天意，我們不會相信；然而真够巧的了。」說着，他打開了他的本日記，上面寫着某年月日從某地轉進，「塵霧蔽天，似有神助。」

深夜裏，我們的馬蹄在月光中閃耀。我們同他離別了——永遠的離別了。第二年又是「五月會戰」，他爲民族壯烈的犧牲了。我紀念他的是眼淚，他留給我的是許多信件詩稿，和一個生動的影子。

到了「棗陽」，敵人突然從天上掉下來似的，公路被切斷了，周圍是槍砲聲，大火，和亂跑的人馬。我們撕下了胸前的符號，向北突圍，敵人一直尾追在身後，洋店，蒼苔，新野，鄧縣，翻過路絕行人的房山，八天兩夜的工夫，趕死趕活的趕到「均縣」。東西丟個淨光，連詩稿也在內，後來發表的「走向火綫」，是默寫下來的第二手的稿子了。

我又同雪垠冒着盛暑向大別山的心臟——立煌，作幾千里的遠征。過蒙城，過阜陽，看到了
一決千里的黃泛，也看到了災民的苦楚，我寫了「淮上吟」。

寫大水包圍了阜陽城：

「坐在城頭上探腿洗腳，

屋脊像魚羣掠船而過。」

寫災民：

「黃泥不能團作麵餅，

秋風不能剪做寒衣。」

不親歷其境，親歷其境不動過感情，動過感情不很深切，都不能寫得「入木三分」；憑空想
，那等於水皮上投一片油脂罷了。

冬天，我冒着冰刀似的寒冷，騎着大馬在風雪吹打着的戰地上奔馳，我到過查山，這幾次被
敵人拿去又奪了回來的今戰場；我在「魯砦」同士兵們一道在戰壕裏過舊年，大炮是我們的火鞭
。我馳馬「平昌關」，敵人的大炮從「老鴉山」上把炮彈打落到我的身後身前。我曾在「信陽」
前綫深入剛反正過來的彭子文部，同他們一道住了兩三天，談了兩三夜，憑這，我才敢寫我的「

向祖國」，因為我不但聽到，而且見到，不但見到，他們的生活，處境，表情，曾經深深的打動了我。

從抗戰到如今，我在前線上屹立了整整五個年頭！今日來總結一筆賬：快樂少，苦痛多。在私人生活上，兩次愛情的悲劇，使我根本推翻了愛情，（美麗的謊！）家信不容易透過烽火火的網，偶爾半年一年有封信千轉萬折的找到我，上面寫着的話讀了叫人斷腸！（庶祖母死了，叔叔被漢奸槍殺，土地沒收了，家人四散逃亡，秋天穿着夏天的衣裳。故鄉大旱，千里無人煙，莊村裏不剩一條狗，人，更不用提了；我們的房子露着天——別家的也是——院子裏的草長得比窗台都高了……）十年的朋友，變成仇人或路人，使我相信人世間只有「同志」沒有友情。

家（我最留戀的！）完了，剩一個舊夢；愛情，（我付給它了多少赤心和詩的熱情！）完了，剩一心悲痛；友情，（我生命的抓手）完了，剩一團虛空。我正尋找着另一個「家」——靈魂的「家」。我在拚命追自己的事業——詩。

五年的前線生活，從心境上分，可以截成兩段。第一階段：心裏充滿了熱情，幻想，和光明。這心境反映到詩上，顯得粗糙，燥厲，虛浮，和廉價的樂觀，熱情不應該許你沉深，洗鍊。「從軍行」，「泥淖集」，「嗚咽的雲煙」中的詩大概可以這麼說。「淮上吟」，（包括「走向火

線」)就比較精鍊些了。後一階段，熱情凝固了，幻想破滅了，光明晃遠了，代替了這些的是新的苦悶和鬱抑。心，從波動中沉重了下來。這個時期，回味體會了五年的戰地經驗，而對着眼前的世界，有時間給它們以較深沉的刻劃。光明的，歌誦它；黑暗的，諷刺它，愛與憎，是與非，真理與惡罪，界線是分明的。在這一時期，我寫了幾本詩(均即出)：「黎明島」，「泥土的歌」，「第一朵悲慘的花」，「向祖國」和「古樹的花朵」。(一名「范築先」)最後的一本是我用心血塑成的一個新型民族英雄的形象，它是抗戰以來第一篇試驗的五千行英雄史詩，也是我平生最賣力氣的一本東西。它的意義有兩點：第一，這個故事是有着偉大的歷史的意義；第二，我的風格已經和從前有些不同了，這篇詩就是一個轉捩點。一個風格的形成很難，改變也不容易，寫成了的調子，像唱熟了的調門一樣，一開口它就來了。我常常爲這苦痛。一個詩人不但不能當抄襲或摹仿別人，也不應該抄襲或摹仿他自己。然而這就很不易。一個境界在心頭，用慣了的想像，字句，朋友似的來碰你的手；使你推拒不開，所以，自覺與不自覺的，往往自己抄襲或摹仿了自己。這是很糟糕的事。然而，一個風格的變——漸變成突變，不是以形式，相反的，是從生活上，意識上，新的意識，使你換一付新的眼晴，新的心情，用它們去觀察，去感覺，覺得宇宙，人生，一切都同以前不同了。詩的內容變了，而適應他的形式也一定隨着內容走。內容形式

變了，就是風格變了。一個風格的衍變的過程，也就是苦痛的過程。這話，不是過來人是不會了解透澈的。

以上，是我過去詩生活的一幅縮影。未來，我追着它，我也追着我的詩。

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燈下于渝。

out of zon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5898B

總
松

